

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一带一路”

□ 衣殿臣

同样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,由于时代不同,人们的做法和称呼也自然有所不同。或者是“走出去”,如古代的“丝绸之路”;或者是“引进来”,如今天的“一带一路”。二者既是薪火传承,又是创新发展,很值得做些探讨。

丝绸之路

“丝绸之路”,是古代中国通向欧洲的经济贸易之路,简称为“丝路”。通常是指陆上丝绸之路。广义而言,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。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,是指起于古代中国的长安(西安)或洛阳,经甘肃、新疆到中亚、西亚,并连接地中海各国陆地上的通道。丝绸之路的起点都以国都为准,西汉时期的起点为长安,东汉时期的起点为洛阳,此后各朝代依然以都城为起点。两汉时期,丝绸之路开始延伸到欧洲。在三千年前,我国劳动人民便学会了养蚕、缫丝、织绸,当时丝织品是我国古代支柱性产业,大量出口。欧洲人也很喜欢美丽的丝织品,关注丝绸之路。

公元1877年,德国地理学者李希霍芬在《中国》一书中,首次把公元114年至127年间,中国与中亚、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,并获得学术界和民众的认可,开始广泛使用。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,一直到公元6世纪仍然保留使用,造就了多种文明,对经济贸易、文化交流、宗教信仰、科学知识的传播,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这份几千年的宝贵遗产,所包含的33处遗产点概括了各朝代的古都、宫殿群、贸易居住点、佛教洞穴与庙宇、古道、驿站、关口、烽火台、长城、防御工事、古墓及宗教建筑等。所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“丝绸之路”项目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。其中,“丝绸之路”是中国首次进行的跨国申遗,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。

前面已经说过,“丝绸之路”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最先提出的,而1910年德国另一位学者赫尔曼在《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》一书中,从文献角度对“丝绸之路”作了进一步阐述。1915年赫尔曼在《中国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》一文中提出: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、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,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,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岸,确定了



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,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、西亚,以及欧洲、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。这样,传统的“丝绸之路”便被认定为起自中国古代汉唐的长安或洛阳,经中亚国家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地而到达地中海,以罗马为终点,全长6440公里。这条路被看成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会路,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。数千年来,游牧民族或部落、商人、教徒、外交家、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来来往往,热闹非凡。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,丝绸之路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古代丝绸之路不止一条,可以说是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。有汉代张骞开通的官方“西北丝绸之路”;有北对蒙古草原,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“草原丝绸之路”;有由长安通到印度的崎岖的“西南丝绸之路”;还有明朝从广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,经南洋到阿拉伯海,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进行贸易,也可视之为“海上丝绸之

路”。凡此种种的丝绸之路,对促进中国和其他各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,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,这是必须关注和重视的。

历史是不断前进的,只有不忘初心,才能开创新路。习近平主席2013年秋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,先后提出建设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合作倡议,称之为“一带一路”。2015年3月28日,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外交部、商务部联合发布了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。从此,我国便开始了具有世界性的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行动。

一带一路

“一带一路”,是借用古代“丝绸之路”的历史符号提出的共建共荣的经贸之路。它的主要特点是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,积极创建与合作伙伴经济共荣的关系,努力打造政治信任、经济联合、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。这是一条通向共同发展的合作之路、机遇之路、繁荣之路、阳光之路,为当今

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,充分体现了合作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响力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,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,十年间他亲自谋划,亲自部署,亲自推动,发展迅速,影响巨大。如今这条世界多国共建的“一带一路”,已成为人间正道:它超越以实力抗衡为基础的丛林法则、霸权秩序;摒弃你输我赢、你死我活的逻辑;跳出意识形态对立、地缘政治博弈的冷战思维;走和平发展道路,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永久和平普通安全的问题;不走剥削掠夺的殖民主义老路,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;不搞“中心—边缘”的依附体系,目标是实现互利共赢,共同发展繁荣;超越国界阻隔,超越意识形态分歧,超越发展阶段区别,超越社会制度差异,超越地缘利益纷争;坚持创新驱动发展,把握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机遇,助力各方实现跨越式大发展,推动文明间和而不同,求同存异,互学互鉴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实打实、沉甸甸的。从2013年至2022年,中国同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达19.1万亿美元,

平均增长6.4%,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,这两项都已超过世界增长的平均值;中国对外投资已达2400亿美元。“一带一路”的核心内容是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,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,以深化务实合作,促进协调联动发展,实现共同繁荣。它不是对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的代替,而是与现有机制互为助力,互相补充。现实中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、印尼全球海洋交点发展规划、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、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、欧洲投资计划、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,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工程项目。如中哈(连云港)物流合作基地建设,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成果之一,中哈(连云港)物流合作基地初步实现深水港、远洋干线、中欧班列、物流站的无缝对接。正如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所评论的“一带一路”建设非常重要,它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桥梁和纽带,让人们跨越国界更好交流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所取得的成效,还体现在中国帮助一些国家完成了不少“小而美”项目,在柬埔寨,中国帮助16个省修建1800余口深水井,130座社区池塘,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村居民饮用水源短缺和用水卫生问题。在太平洋岛国萨摩亚,中国农业技术援助项目援建综合性示范农场等农业推广体系,累计培训上万人次。在赞比亚,太阳能磨坊厂为民众供应充足的玉米粉,提升当地农产品附加值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,菌草成为当地致富草。在尼日利亚,一名9岁儿童说:“电视就像我的一双眼睛,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原来世界那么大,有那么多好玩的!”这些全得益于中国援非的“万村通”项目,许多非洲村民看上了信号稳定、内容丰富的数字电视。凡此等等,都是中国帮助建设的项目,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增加了收入,改善了生活。

截至2023年6月底,中国已与世界152个国家、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。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,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,习近平主席作了《建设开放包容、互联互通、共同发展的世界》主旨演讲,引起了共建国家的热烈欢迎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,更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注入了新动能。事实证明,“一带一路”已成为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之路、开放之路、繁荣之路、绿色之路、文明之路、创新之路,更是一条千载难逢的金光大道。

文卒章而显志,笔停挥以见情,故此有联曰:“丝绸之路”垂千古,“一带一路”惠五洲。



清风一枕南窗卧,闲阅床头几卷书。似水年华不相忘,亦师亦友几回梦。母校北师大使我一生魂牵梦绕,有多深的感情,就会有多少思念。入学至今已过去了六十一年,学校已经今非昔比大变样了!昌平和珠海建起了花园般漂亮的分校,老校区也容光焕发,旧貌换新颜了;巍峨耸立的主楼、气势宏阔的图书馆、典雅的京师学堂,还有更早建立的英东楼、科技楼、电子楼、艺术楼、励耘楼,由同学邱季端捐资修建的体育馆,还有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学生公寓、教工宿舍和服务楼。人间四月天,花美看校园。桃花、杏花、海棠、梨花、樱花、郁金香、月季、玫瑰竞相绽放,在校园里漫步真如同走进了春天的大花园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每年我都会在北京住上大半年,每年都会去北师大校园走一走、看一看,亦师亦友的许多人常常让我一再思念。位于枣树林的西北楼是中文系的学生宿舍,我与许嘉璐的缘分由此产生。西北楼往东走我会在东北楼前停下脚步,我常想起在林英海住地见面的地方,我们情缘亦深。再往东走便是工字号楼,黄会林曾在工七楼住了很多年,二十多年前乔迁到了四室一厅新居。

今天就说说我与这三位亦师亦友的故事。1962年高考是最难的一年,按分数录取、放宽政策,我们入学即参加作文测评,学校举办学术和教学成果展,这是入学教育意在激励师生。有一

次,他住在花园邨宾馆与我和另外两位北师大校友见面叙谈。还有一次共同在马迭尔宾馆西侧相聚,边吃边聊,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番侃侃而谈使人受益。

还有一个文墨传情的故事:2008年我的一部散文随笔《人生笔记岁月琴弦》出版,我请他题写书名,他欣然应允拨冗很快寄来一稿,因为电话传音有误,嘉璐又重新用宣纸题写了两幅及署名,手迹由秘书快递给我,见字如面,倍感亲切,让我十分感动。

林英海,比我大十一岁,是老大哥。他是调干生,在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很长时间担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,爱人仍在老家县城,他一直住在东四合院的单身宿舍楼。他为人真诚,有一种令人乐于相处的亲和力,在那个年代有些做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干部,往往以“左”为荣,而林老师以他的人品、作风和能力,受到老教授、教师和学生的尊敬和欢迎。文革开始不久他受到冲击,校园里以及校园外不可思议、不可认同的“怀疑一切、打倒一切”使人民遭殃、国家遭难的乱象,让多数人很快警醒。我曾多次到林老师住地,也曾去校外一起小酌,聊一些看法以排解文革带来的心忧。1968年林老师恢复工作任中文系副主任,在我们推迟一年即将毕业分配时,他告诉我说,原分配方案撤销,北京一个不留了。原来计划有的各大新闻单位和留校都没有了,面向农村、工矿、边疆、基层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我的同情关爱,他让我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要心里有数,哈尔滨方面发来我父亲的所谓“外调政审材料”:因1938年前担任过县教育局长正被审查,因此哈尔滨的保密军工厂也去不了。就这样我被分配去了哈尔滨水泥厂,并被安排到150里以外的矿山采石场搬石头,接受“再教育”。

十年动乱结束,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变了

国家面貌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。林老师离开北师大回到老家河南,历任校长、县委书记,

1983年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我则重新拿起笔

亦师亦友三人忆

□ 白衍吉

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评论文章,调入哈尔滨日报社后历任评论员、主任,1985年任副总编辑。1990年我去郑州参加报纸会议,听说我到了,已经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林老师乘车到宾馆先来看我了,那次去郑州还见到校友、河南日报社总编辑杨凤阁。

2004年,林老师在担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十年的岗位上退下来,来到哈尔滨,与我和几位校友一起共进晚餐。席间林老师许多爱党爱民忧国忧民的话至今记忆犹新。林老师善良正直、公道正派、廉洁清正,是真正为人民服务、品德高尚的党的好干部。

“鹤发童颜遮不住,神定气闲仍少年。”我把这两句诗送给年近九秩的黄会林,她是当之无愧的。她永远是笑着的、说着的、动着的。虽说是桂冠如云的名女子、资深教授,已是耄耋之年的大姐老师,但她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:革命人永远是年轻!她比我大9岁,可从她做助教讲现代文学课认识开始,我们见面总是没大没小开玩笑。半个世纪以来趣事不少。她本是江南书香名家女子,却天生有北方男人的豪气。1950年刚16岁的会林英姿飒爽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,成了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,回国后保送进入北师大中文系学习并留校任教。那时她和丈夫绍武住在工七筒子楼里,我曾去探望并聊过我办班级文学园地壁报的事。

1987年,她和我的老师中文系的教授杨占升,还有我认识的和金宏达两人同住一室为中国首批文学博士、后来成为文化大家的王富仁等,一起来哈尔滨参加学术会议。我热情地接待他们,一同参加的还有哈师大教授校友刘延年等,师生重逢、故友相会大家都非常高兴。我们乘一艘游艇,欣赏松花江美丽的两岸风光,谈笑之间往事如流,可喜迎来祖国改革开放明媚的春天。

会林和绍武珠连璧合共同创作,影视剧作品、文学作品、学术著作如井喷一般。电影《梅岭星火》在夏衍先生指导下获得成功,之后又有话

剧《故都春晓》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。他们还出版了数十万字的《夏衍集》。会林还出版了《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》《艺苑咀华》等专著。

黄老师极有创新精神和能力,她积蓄心力想在大学校园以及影视界“折腾”出大点的动静!1993年她在北师大办起了“北国剧社”,并创办了北京大学电影节,由大学生办、看、拍、评,一时成为轰动京城的新闻,连续多年热度不减。1995年她在北师大建立了第一个影视学博士点,她也成为影视博导第一人。以彰化人、以文化人,是她几十年不减的志趣情怀。

她乔迁位于小红楼对面宿舍区四室新居后不久,我曾前去看望,她那天忙累了,说只想在家喝粥,告别时她送给我新出版的《大众文化论》,绍武则送我一部所著长篇小说,二位均在所赠书扉页上题写留念。

时间到了2012年9月,我们这一届入学五十周年,适逢校庆110年,我们相约在师大看望师长、同学相聚、故地重游。20日一早我提前两小时到校,熟悉的教3楼前绿荫丛中耸立着鲁迅半身铜像和启功先生题字刻石:师垂典则,范世群伦。京师大厦广场矗立着巨大的锻铜雕塑“木铎金声”,其侧为校训: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。寓意深远,寄语学人、学子。

主楼七层是文学院,我在办公室再一次给几位老师打电话邀请他们。我给黄会林打电话,她说正开会稍晚一会,果然她是晚了一会,但进入会议室甫坐即快人快语和我说了一个玩笑话,引得大家也笑,众师生心情舒畅,全场气氛热烈。与会的老师还有张恩和、韩兆琦、程正民、刘锡庆、傅希春、徐文等。与会者每人的心里话都很感人,我即兴赋诗一首:“五十年前初相识,风华正茂读书郎。沧桑历尽重逢日,话说当年已夕阳。只问健康心境好,无须再为稻粱谋。国运兴盛民安居,古稀犹作少年狂。”聚会后我即写一文《五十年重相会》,很快就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发表,师生情谊山高水长,永志不忘,以为纪念。